

HE YI WEN JI

贺宜文集



第三卷

小说

贺宜文集

第三卷

小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贺 宜 文 集 (三)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《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》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浙江上虞汤浦印刷厂排版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5.5 插页 3 字数 466,000
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,173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449 定价: 5.40 元

D1728/10

目 录

满桂子.....	1
野小鬼.....	7
吉士的生日礼.....	167
竹林里的奇遇.....	180
小全的奇遇.....	229
刘文学.....	241
咆哮的石油河.....	533

满桂子

“太太，给一个子儿吧！”满桂子伸着小手向一位穿着漂亮的太太乞讨着，那太太嫌恶地啐了一声“滚”，扭动身子，高跟皮鞋笃笃地敲着街石走了。满桂子不敢跟上去。伸出的小手，无意识地缓缓地垂下了，站在一边想找第二个施主。

她是一个六岁的小乞丐，可是她爸爸妈妈并不是乞丐，一年前她也和有些幸福的儿童一样，在家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

她是满洲人。在家里，她最喜欢蹲在高粱丛中捉蝈蝈。她的爸爸是一个农民，个子很高，有硬硬的胡子。她不喜欢爸爸的胡子，但是她高兴给爸爸抱了吻面孔。妈妈呢，善于唱小曲儿，夏天，大家坐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要唱给她跟她的妹妹小贝子听许多好听的民歌，这是多么有味儿啊！还有，有时候，爸爸喜欢发些脾气，把她来揍几下，但是妈妈一定要帮她，不准他打，甚至为此爸爸和妈妈俩吵架了。

不久，家乡忽然变了个样儿。城里来了许许多多日本

兵。在城堡上，在桦树梢上，飞扬着一面面血红的太阳旗，村子里王胡子不知为什么忽然给一队日本兵捕了去，过后，他的脑袋被发现悬挂在大路旁的白杨树上。这些日子，村里的人都变得沉默了，那喜欢说笑的刘八辫儿，有一次满桂子见他在人面前流泪。

到了夏天，高粱丛密密地长得比人还要高，爸爸田里的高粱象往年一样的丛密起来，但满桂子没有心思再去捉蝈蝈了，她那样小，也不知道这到底为什么，只觉得大家的神情态度都变了，她也无意识地跟着沉默起来。

有一天，城里来了几个警察，命令大家把高粱丛统统砍去，说是这些丛密的高粱中，不时发现小队的义勇军，弄得日本兵疲于奔命，受了极大的损失，所以逼着老百姓非要把高粱秆子统统砍去不可。老百姓哪里敢反抗？大家只好流着眼泪，砍掉自己用血汗种植出来的高粱。有几个砍得迟了，给日本兵捉去痛打了一顿，回来呢，还得把高粱砍了去。

满桂子爸爸的高粱也统统给砍了。高粱秆堆在禾场上一天一天的变黄，爸爸妈妈和满桂子所能看到的邻居们的脸色，也一天一天变黄了。爸爸常常拍着桌子喊：

“鬼崽子！我们还有没有活路走呢？我们难道都等死吗？”

不久，又发生了一桩使满桂子感到奇怪的事情。就是长电子西村的那个年轻姑娘——四宝，有一天忽然死了。但那种死法是很特别的。那天，四宝家的门口围住了许多

变了脸色的邻居。满桂子把脑袋从人缝中钻进去看，却见那个尸身赤裸着，横躺在地上，身上流着血，面色象蜡纸似的。四宝的祖母坐在旁边蹬脚痛哭着。满桂子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但自此以后，妈妈只要听到邻舍的女人们一谈到日本兵，常常会吓得脸色象香灰一样，一边掩住了眼睛，发抖地喊：

“啊！不要讲这个！多可怕！”仿佛日本兵比恶鬼还可怕。

又有一天，警察带了两个人到满桂子家里来。那两个人中间，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凶恶，说话好象狗叫似的，半句都听不懂，不知他是不是中国人。满桂子只听得另外的那个人和警察们对爸爸大声地说什么“飞机场？”、“大日本满洲驻屯队”、“五亩”、“征工”、“不行！”等等字眼。妈妈跟他们叩了不知多少响头，可是他们睬都不睬。隔了一会，他们去了。停一会爸爸和妈妈忽然哭起来。爸爸说：

“我们只有死！我们的田地都给日本兵抢去了，他们把我们的田地抢去筑飞机场，还要硬征我们去修机场！”

从那一天之后，爸爸每天跟刘八辫儿和许多别的男人们去做工。离满桂子家不远处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飞机场，有几架灰色的上面画着一个红红的血球的飞机，常常在天空中出现，轧轧地响得几乎把人耳朵都震聋。满桂子向来最喜欢新奇的东西，但是她看了那些飞机，不知怎的，心里觉得很恐惧。

人们都变得非常沉默，满桂子自己也不快活了，因为父

亲不再有工夫抱吻她，只是天天跟村上的一些人在一起厮混。

这样又过了一个时候，有一天，满桂子从田野外驱她的绵羊们回来，等她走过村后时，在马厩旁边看见爸爸跟一个吊眼睛黑皮肤的陌生人在讲话。爸爸一看见满桂子，就故意提高了声音说：

“好啊！再会……有空来玩！”

爸爸跑过来，帮满桂子赶羊进栏内，随后又看了看满桂子的脸，忽然就紧紧地抱住她，吻着她的面孔。他的眼睛发着亮，骤然间滚出两滴很大的泪珠。

那天晚上，满桂子听见爸爸妈妈絮絮地说些什么，妈妈似乎在轻轻地哭。第二天早上，爸爸不见了。她去问妈妈，妈妈说，爸爸到省城去做工了。但是村子里当天少了好多个人，连那刘八辫儿都不见了。满桂子心里纳罕着：难道他们跟爸爸一齐去做工了吗？

爸爸去后，妈妈常常流着泪。但是满桂子没有哭，只很无聊地带着妹妹小贝子玩。有一天晚上，爸爸忽然回来了。他抱住了满桂子和小贝子，吻了无数次。爸爸的胡子更长了，简直有些象刺猬。但满桂子现在觉得那些胡子生得很可爱，爸爸也比从前更和气了。她看见爸爸从腰里掏出一柄铁管子，塞在枕头下。奇怪的玩意儿啊！满桂子问：

“什么东西啊？爸爸。”

“嗯，……打狗的……叫做……没有什么名字。”爸爸淡

淡地笑着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满桂子起得很早，想跟爸爸一块儿去玩，但是，爸爸却又不见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！

爸爸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回来？鬼知道！

这样，半个月又过去了。那一天，真可怕，满桂子在村后的山岗上打柴的时候，妈妈抱了小贝子在喂奶，忽然家里走进了两个日本兵，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，脑袋上套着钢帽，从妈妈怀中夺下了小贝子，用刺刀戳死在地上。妈妈惊喊着拼命扑上那两个日本兵，攫住他们的咽喉，他们就把妈妈掀倒在地上，用枪刺在她身上乱戳，直戳到她停止了呼吸，才忿忿地走了。

满桂子打好了柴，回到家里，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母亲和妹妹，她吓得几乎晕倒了。

从此，她家里不再有照顾她的人，只好沦落在街头当小乞丐。

她站立在街头乞讨，并没有多少人对她可怜而给她一个铜子儿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流落在街头的小孩子是那么多，人们也没法给他们照顾啊。现在，满桂子的肚子足足饿了两天了。

天下着蒙蒙的细雨，又是将近黄昏的时候。忽然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，从她背后逼近过来。一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兵车，象一只在狂奔的野兽，直向她身上扑来。她来不及避让，只觉得头里一晕，接着什么都模糊了，她仿佛看见她

的爸爸、妈妈以及小妹妹，都在她的旁边。只在这短暂的一刹那间，可怜的她带着满腔的仇恨，算是解脱了痛苦了。

原载《新少年》第二卷第四期1936.8.25出版

野 小 鬼

一 海 边

小土根很聪明，并且又会唱歌。小土根常常放开喉咙这样唱：

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
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
中华民族，到了，……

这歌是方老师教他的。小土根是一个小学生。

学堂开在娘娘庙里面。这个娘娘听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神仙。爸爸告诉他：舢板出海的时候，一定要到娘娘面前去“通神”。要不然，舢板就要被海潮打翻。爸爸的话当然不会错的。爸爸有一艘舢板，所以出去打鱼的时候，一定到娘娘面前去叩头通神，舢板一回来，还要到娘娘那儿去还愿，谢娘娘的保佑。

但是方老师却说：神仙菩萨都是没有的，都是人造出来骗别人的。那么，这么说来，这娘娘想必也是人造出来骗人的了。那么，爸爸为什么要去向娘娘“通神”？小土根相信方老师的话，也相信爸爸的话。可是，当方老师和爸爸的话完全相反的时候，他该相信谁呢？小土根想，他还是应该相信爸爸的话，因为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爸爸。小土根没有妈妈。妈妈死得早，在小土根三岁的时候，就撇下小土根死了。小土根是爸爸从小拉扯大的。

小土根生长在海边。他天天看见海。

这海真是古怪，一天到晚不停地喧哗，奔跳，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。听听那声音，象村子里在磨面；看看那波浪，象跑着的黑马和白马；还有那海边的风，常常几乎把人刮到海里去。舢板一星一点在海里飘来浮去，象一缸水里浮着几粒芝麻。这海就是娘娘管的。如果不去通神，舢板如何不要被打翻呢？

小土根是看不起镇上的小學生的。他们离海住，不过差那么十几里、二三十里路，虽说只离着那么一点儿路吧，可是他们竟没有见过海！小土根跟爸爸上镇的时候，镇上有些孩子竟敢取笑他，说他是“乡下人”！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连海都没见过的人，偏也要摆架子！小土根的父亲是放舢板打鱼的，小土根是渔民的儿子，但是，也是一个学生！金山嘴的小孩子谁不知道呢，他小土根是在娘娘庙乡村小学三年级读书。十岁大的孩子读三年级，这就不很简单了。

可是，他们镇上的小学生竟还敢笑他是“乡下人”！他们自己才是乡下人呢，连海都没有见过！

并且，方老师教的书，小土根都读得出，有的还能够滚瓜烂熟地背出来。方老师讲的话，他也都记住了。比如说吧，方老师昨天在课堂上讲：东洋兵已经打到苏州河了。东洋兵嘛，就是日本兵呀。小土根不但自己记住了，回家还告诉了爸爸，连爸爸也知道了。

小土根觉得爸爸是个奇怪的人，有时候待他很好，好到不能再好，有时候却又要打他。小土根认为，逢到爸爸打他的日子，这一天一定是他倒楣的日子，在学堂里也一定背不出书的。

小土根挨打的时候，就要想起妈妈。虽然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，可是小土根还模模糊糊记得一点她的模样。她是最慈爱的妈妈，年纪不太大，也不太年轻，因为听说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，都在四十以上的年纪了。

虽然爸爸十分爱他，他也最爱爸爸，可是爸爸打他的时候，小土根就要想起妈妈。东隔壁的黄阿顺，还有西隔壁的黄阿金他们，逢到挨打的时候，总有妈妈帮着劝解，有时候他们的妈妈甚至会心疼地骂爸爸打孩子。可是小土根没有妈妈，这个说起来很伤心，妈妈已经“痧胀”胀死了！小土根成了没有妈的孩子，多么不幸呀！

不过，若不是挨打，小土根是不会想起妈妈来的，因为那时候爸爸就同时是小土根的妈妈，他跟妈妈一样疼爱小

土根，一样慈祥。

但是，这一两个月来，爸爸的脾气却越来越不好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人家都说东洋人要从海里打进来了，看起来也的确有点异乎寻常的样子，沿海塘忽然驻进了许多兵，有的穿草绿色的，有的却是穿的蓝布军服。他们都是“客边人”。

人家说他们是六十二师，是国民党中央军。

沿海塘一带，许许多多的人被保长唤去，帮军队掘壕沟，垒沙包，并且还挖了好几道小河。

海塘上，兵士们蹲在阵地上，他们架起了大炮和机关枪。大炮和机关枪的上面，还有兵士们的头上，都罩着竹枝和树叶，好象小土根他们扮演社戏里看到的皇帝和将相们头上戴的帽子一样。这些兵士们都眼睁睁地望着海里，有的用望远镜在张望。

小土根爬上海塘去看过一次，但后来就不敢去了，因为差点儿给一个兵士踢上一脚。

爸爸的舢板老早给拖上海塘了。这些兵士不许爸爸打鱼，不许黄阿顺的爸爸打鱼，也不许随便什么人放舢板出去，他们说：“不能出海，因为外洋有东洋兵的兵舰。”

第一天，爸爸的舢板被禁止出海后，爸爸就带回来一肚皮的不高兴。还有舢板上的那几个合伙“朋友”也都哭丧了脸。爸爸叹气说：

“不能出海，大家只好饿死了！”

舢板上的“朋友”们都跟着叹气。他们都是跟爸爸一

个渔村的，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，就是拚命地抽烟。

爸爸常常发脾气，有时上镇去喝一杯酒，回来一生气就打小土根。不过，有时候也仍带回一个肉包子或甜包子，那是因为爸爸借到了钱。

小土根挨打的时候，心里就抱怨：爸爸不讲理！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我？但是，不一会爸爸恢复了常态，又变成一个慈爱的爸爸了。

其实，爸爸的确是十分疼爱小土根的。晚上，爸爸和小土根睡在一起，小土根喜欢踹掉被窝，爸爸就时时当心着，替他盖好，生怕他着了凉。爸爸有时把小土根拉紧在怀里，笑着问：

“小土根，爸爸好呢不好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今天我打了你，你恼我不恼？”

“不恼。一点也不恼。”

爸爸搂住小土根的时候，小土根闻到爸爸身上有一股强烈的“日头臭”，好象带点儿又咸又酸的味儿。小土根心里想：方老师说过，一个人要讲究卫生，身上如果有气味，那就不卫生。爸爸不卫生。但是，小土根身上也有这个气味，自己闻不出来。爸爸是“海头人”，是一个渔民，小土根也是“海头人”，也是一个小渔民。这种气味是渔民们特有的气味。

小土根和爸爸吃得很差，每天老是吃没油的咸黄鱼、咸

米虾……几乎要咸死人的东西。天天吃这些东西，那简直比吃药还难下咽。舢板上岸了，不能打鱼，自然只能这样呀。爸爸说：

“再过半个月，我们连这也没得吃了！害死人的东洋人！到底什么时候他们才滚回去呢？”

“爸爸，东洋人为什么要打到这里来？”小土根问。

“谁知道！”爸爸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

小土根想，这是要问方老师的。但是，好多天前爸爸已经叫小土根不用上学去了，说是饭都快没得吃了，还读什么书！果然，黄阿顺、黄阿金、许连生、张二才、张三狗、胡阿炳他们也都不上学了。学堂里一共三十多个学生，现在只剩十来个学生子了。娘娘庙门前冷清清的，娘娘跟前也没有人来烧香了。

小土根心里想：那些在兵舰上的东洋兵，在东洋干些什么呢？他们兵舰上一定要准备着网，好打鱼吧？……他们东洋也有娘娘庙吗？他们出海也通过神吧？

小土根有几次偶然听见远远有什么东西吼叫的声音。人们说那是外洋里兵舰上的汽笛。小土根从来没见过兵舰，也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声响。他想象兵舰一定是一只很大很大的舢板，上面装着机器，给兵士们住的。

“六十二师”有屁用！——小土根心里想，——为什么不问我们借那些舢板出去打东洋兵？把东洋兵舰赶跑了那多好！现在，光拿着枪吓唬我们渔民，躲在海塘上却不敢打

东洋兵！

这几天来，兵越来越多了，局势看起来很紧张。沿海塘附近几里路内都住满了兵。不过，小土根的家里却没有住兵。

他们怎么总是不出海去和东洋兵打仗呢？小土根心疑问问时常见面的几个兵。但是，他没有问。他怕他们。

二 东洋兵来了

爸爸，小土根，跟舢板上的“朋友”全福、宝根、祥、黄癞痢，一齐跳上了舢板。落潮了！舢板马上要放出去啦，忽然，海塘上走下来许多“六十二师”说：

“你们不要打鱼去了。舢板借给我们。我们要出去打东洋兵舰。”

爸爸说：

“好，好！”

兵士们一个个都爬上了舢板，连船头船尾也坐满了。舢板启碇了。

舢板颠簸着，随着海浪一上一下。风大得把许多兵士的军帽快要吹掉了。他们拚命用手压住了军帽。

小土根对一个兵士说：

“你们早该借我们的舢板出去打东洋兵了。现在已经太迟了，东洋兵舰一定已经逃跑了！”